

新加坡 - 政府咨询委员会和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领导人会议

2015年2月7日（星期六） - 18:15 -19:15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SCHNEIDER 主席：

我看见一些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代表正向会议室走来，希望能马上开始会议。

是的，实际上，他们的座位都还空着，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会儿。

好。感谢在座的各位参加本次会议。感谢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代表前来参加会议。

我们尽量缩短会议时间，因为在座的各位看起来似乎都已经饿了，这是自然的，我们毕竟不是机器人，大家都需要吃饭。我们开始会议吧。

我们的会议议程并不是很明确，不过这只是一次交流会议。我想我清楚本次会议必须讨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会议吧，我先把发言权交给 Alan 向各位致开场辞。

ALAN GREENBERG：

我想，首先要感谢主席邀请我们参加之前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曾花了五分钟时间谈论我们是否开心。我觉得我们很开心。

有人在会议上忍不住咯咯直笑。

我认为会议结束时我们会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使仍然会有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不同看法。

我认为，我们可以向董事会报告目前的情况，说我们正在一起讨论，这样他们就无法忽视这一点。

我的理解是，新流程委员会成员已于周四召开了大量会议，他们将与我们分享与他们所关注的各种举措相关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继续推进这一项工作。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 -- 这项工作是什么呢？几乎两年未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在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我希望，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共同努力，找出一些继续推进工作的措施，使已指定的保护措施达到满意的效果，这样就可让用户置身于更好的环境中。我认为，应创建一项实例，就是与之前存在的问题相比，在 ICANN 中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用户问题和消费者问题。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我们看到 ICANN 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在相互讨论，而不是简单的文件往来，我喜欢这一点。会议 -- ALAC 与 -- 不是 ALAC。ALAC 的一个小组与新通用顶级域名流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数周前召开了会议。客观而言，这次会议极富成效。我希望 --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董事会和通用顶级域名流程委员会提出一些推进措施的原因之一。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我们认为某些部分并不适用的政策制定流程。这次讨论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热烈讨论，而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所以，我是比较肯定的。

这就是我的会议开场白，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会议，看看其他人作何评论，还有什么问题。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Alan。我想，在座的某些代表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讨论的内容 -- 或者已经有人告知了讨论内容，我想我们应该开始会议，将发言权交给其他 ALAC 代表，让他们各抒己见，同时也让 GAC 成员畅所欲言。要发言的代表只需要举手示意就行。

请在座各位进行自我介绍，不介绍的话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发言前请说说你是谁，来自哪里等等。

好。谢谢！

刚才谁第一个举手示意？我看见坐在那儿的女士举手了。

Holly Raiche:

我是 Holly Raiche，来自澳大利亚的互联网协会。

在我们参与讨论监管机构可以开始承担职责的相关内容期间，你们已作出了评论。我已将评论转达给国家监管机构，比如我们国家的消费者委员会或其他机构。

我只想知道，关于这部分评论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否能给出解释，否则，其他人可能误解实际意思。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在座的 GAC 成员，你们也有这个问题吗？

有人要发言吗？-- 有请 Peter，谢谢。



PETER NETTLEFOLD:

我不确定是否得到了答案，但是也建议对此给出解释。那不是因为 [音频不清晰]，但是我相信，当人们讨论国家监管机构时，尤其是讨论消费者相关内容时，我想 -- 你知道，就如澳大利亚的 ACCC。这就是我的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个问题想问 Alan。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 Peter Nettlefold，也是即将离任的 GAC 副主席之一。

听说董事会，即 NGPC 已召开会议，对你转呈的信息进行了斟酌，并且您提到希望他们作出反馈，我备受鼓舞。对于他们何时作出反馈，你们有任何意见吗？这对我们能否在本次会议对此作出反应有所帮助，你认为呢？

ALAN GREENBERG:

对于周四他们召开的会议，我们没参加，我希望，告知我我们可以 -- 他们应该通知我们讨论结果。我希望在明天之内通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这儿对此进行有效地讨论。这就是我对于那次会议的不太正式的了解。

对于我们今天召开的会议以及电话会议，没有正式的回复或通告。本次会议只是彼此交流意见。我认为今天的会议比较有成效。我并没有打算得到这一特定内容相关的任何正式反馈。

SCHNEIDER 主席:

只是为了弄明白，当你说“他们”召开会议时，是指 NGPC 吗？好。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 -- 好的。

还有其他人示意要发言。是的，有请 Qusai。



QUSAI AL-SHATTI:

谢谢！谢谢主席。看到有兴趣参加 ALAC 会议的 GAC 会员的人数，部分人略微有些失望。我想，与会人员的数量有所差异，但是与 ALAC 进行互动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即使对于我们 GAC 成员而言也是这样。即使 ALAC 是构成 ICANN 的重要社群，但是让 GAC 成员自愿选择是否参加仍然对我们参与 ALAC 会议的人数产生了明显地影响。

我希望下次会议时将这一点提上议程。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由于 ICANN 会议期间的议事日程的确很长，我希望下次会议时将这一点明确地写入议事日程，而不是自愿参加。

我们对 ALAC 的支持很重要。ALAC 对 GAC 的支持也很重要，这将引导我进入下一议题。

由于存在最大限度地减轻政府或 GAC 在 ICANN 政策制定方面的职责的趋势，至少部分 GAC 成员感觉到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咨询 -- 建议理事会，所以，就如许多 GAC 成员参加 ALAC 的会议并支持他们的多数观点一样，对于我们而言，获得 ALAC 的支持也很重要，即他们支持我们在政策制定流程中担任平等利益相关方的角色。

这就是我的观点，希望看到 ALAC 成员更加支持 GAC。

我一直在跟进 GAC 会议。虽然有些会议我并未亲自参加，但是，GAC 成员支持 ALAC 的角色或其提出的很好的、合理的、有意义的或清楚明白的多数观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 ALAC 能支持 GAC 提出的某些观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其作为与 ICAAN 社群中的其他组织同等的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我的观点表述完毕。

ALAN GREENBERG:

非常感谢你。我必须承认，ALAC 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 ICANN 的部分重要成员共事多年，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非常赞同他们针对某些问题提出的观点，却强烈反对他们针对其他问题提出的观点。我认为这就是 -- 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 GAC。我们不赞同你向董事会提出的某些建议，但强烈支持你提出的另一些建议。我认为，我们应尽量表明这一点。对于 GAC 而言，如果我们给予的支持和协作表现得不够明显，那么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既不能保证我们赞同你的所有观点，也不能确保你可能赞同我们的观点。当我们赞同你的观点时，我们需要确保明确表明这一点，因为集体的声音更有力。

我将暂时离任在 ALAC 中的职位，然后担任为之辛苦工作了八年的 GNSO 与 ALAC 之间的联络人。我可以告诉你，来自那个区域的代表对是否让 GAC 参与讨论根本不感兴趣。我现在相信，GNSO 肯定非常想与 GAC 以非正式会议的形式进行交流，你知道的，来确保 GAC 参与会议。

我们知道，GAC 成员不能代表 GAC 发言，不过，GAC 成员对可共享的政府利益有深刻的了解。我参加了 ATRT 会议，GAC 成员没有问题要谈，并且大家不认为他们是代表 GAC 发言，而只是作为具有独特见解的个人在发言。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 ICANN 范围内全方位地开展此类对话，无论是与 GNSO、ALAC 或者是其他机构。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只对你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以及召开会议的方式发表看法。在 GAC 中，我们和其他成员可能都面临相同的挑战，这项挑战越来越严峻。我们花费更多时间与其他人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应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共同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利弊的权衡，因为，你知道，我们拥有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问题。当某个代表的观点发生改变时，你也可以改变观点。对于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尽量少进行变更，而且，ALAC 领导人之间已就本次会议的安排达成共识，所以 GAC 领导人应按照共同认可的方式开展工作。

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工作方式，在下次会议时再采取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记下这个观点，同时也非常开心听到关于如何召开本次会议的其他意见，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尽量使本次会议有效地进行并达到最佳的沟通效果，在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无所谓对或错。我们可能做得更好，也可能做得更差，但是，感谢你提出建议。

还有其他意见吗？有请 Olga Cavalli 发言。你好，Olga Cavalli。

OLGA CAVALLI:

你好。大家好。非常抱歉，我来晚了。阿根廷到新加坡的距离很遥远。

谢谢 Thomas，ALAC 代表，大家好。我要感谢 ALAC 针对保护地理名称的草案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他们。这是一场演习。我们一



直在搜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单纯地重复第一轮中开展的相同的工作。

所以，真诚邀请你参与我们将于周三召开的公开会议。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一直与 [音频不清晰] Philippe 保持联系，我想 Rafid 会来参加。我只想说的是，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想 Olivier 举手示意过要发言。

OLIVIER CREPIN-LEBLOND：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我是 ALAC 副主席 Olivier Crepin-Leblond。

首先，只想在会议上弄清楚一点。我们应将你们团队的成员视为代表自身还是代表国家/地区？

SCHNEIDER 主席： 我个人并不关注这一点，因为这只是一次交流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我的答案。

OLIVIER CREPIN-LEBLOND： 好。现在是 Olivier 在发言。感谢 Qusai Al-Shatti, Kuwait。我与这两个团队都保持着联系。

我想，肯定会有大量的合作，即 ALAC 和 GAC 之间的进一步合作，这一点是有可能的。我担任主席几年，这几年我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确经常在 ICANN 会议上见面，每年至少三次。迄今为止，在会议期间，并未真正的做到跟进会议结果或让 ICANN 的不同机构之间



进行互动交流，这实际上会对我们推进的公共利益事宜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参与公共利益事宜并不是为了赚钱或者 -- 我们只是志愿者。我们参与公益活动最基本的方式是尝试和保护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利益。

我不确定之前是否提到过这一点，但是 GAC 领导层探索更长远的途径来进一步扩大、加强协作或巩固合作真的有意义吗？我不知道这些天是如何呼吁关注这一点的。

现在是开始仔细斟酌这些途径以便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最佳时间吗？

SCHNEIDER 主席：

谢谢！如果你使用“确定加强合作”这组词，我们则需要设置一个工作组来观察这一点是否遵循了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的讨论结果。所以，我宁愿避免使用这个词，除非你真的指的是那个流程。不过，言归正传，我认为，我们愿意 -- 或 GAC 愿意更全面地参与，这一点是明确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与在座各位进行交流。再次强调，这只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满意的交流效果的方式来利用有限的时间资源。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并不只是在 ICANN 会议期间与 ALAC 以及其他机构保持沟通，还应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进行沟通，这一点很明确。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以便有意义且有效地完成工作。不过，当然，答案是肯定的。我并未就此咨询 GAC，不过我认为这样也没事。

OLIVIER CREPIN-LEBLOND：

接下来是 Olivier Crepin-Leblond 发言。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可能会记得，多数 GAC 成员（GAC 代表）确实在其所在国家/地区的其



他论坛上与一些 ELS 代表保持着联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这两个机构之间确实是一直保持合作和沟通交流。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Olivier。

Gema 要发言吗？

西班牙代表：

谢谢 Thomas。

我是来自西班牙的 GAC 代表 Gema Campillos，是现任的五位 GAC 副主席之一。

我必须承认，我对 ALAC 的了解甚微。所以，我很感谢有这次机会来更好地了解你们。在我看来，ALAC 和 GAC 都对某些领域有着强烈的兴趣。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你对这些领域所持立场的理解。我们已经提到过新通用顶级域名的问题。我对于 ALAC 立场的所有了解就是，你主张冻结更多新通用顶级域名的授权。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持有这个立场的根本原因。

我还听说你对 IANA 职能的移交持有独到的见解。如果我有的地方说得不对，请纠正。你想成立一家承包公司，将 IANA 的职能承包给 ICANN，例如，只搜集与之相关的职能信息、承担该职能的原因，



以及 NomCom 问题。据我了解，作为 ALAC 代表，你采纳了一系列标准，要求你们的代表在以 NonCom 成员的身份参与选举填补理事会职位空缺的候选人时必须遵守这些标准。我对你最喜欢的标准和配置非常感兴趣，并有兴趣从这一点出发来了解 NomCom 中被追踪的关注点或与 GAC 的互动是什么。只是 -- 很遗憾我们即将离任，因为这将成为非常个人的意见。

鉴于我对 ALAC 知之甚少，我想知道你代表谁发言呢？你说过你代表个人。为什么认为你需要 ICANN 议程中的那段时间呢？为什么各国政府不将那段时间纳入议程呢？我的意思是，各国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及其所在国家的人民说话。ALAC 在保护个人方面承担什么职责呢？为什么 GAC 无法承担这种职责呢？

很抱歉，我如此直言不讳。这就是我想要了解的。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是的，我只说两件事。我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长时间。我猜我们至少还有 15 分钟，或许更长一点。

我也想问关于你发布的过渡性替代提案（不管它称之为什么）的信息，以便找出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将讨论这一点。

我认为，最后一点对于某些 GAC 代表或副主席而言，可能是首次听到，简单说几句的确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可以促进各位相互了解。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ALAN GREENBERG:

非常感谢你。我发言是有名的言简意赅。所以，我尽量缩短发言时间。

我们要求冻结授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与董事会就此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他们在未进行任何意见征询的情况下引入强制性公益承诺概念开始。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当你在北京草拟 GAC 公报时，他们再次在未进行大量意见征询的情况下增加了强制性公益承诺。我们已经提出多个替代性方案，来尽力解决消费者在敏感 TLD 方面可能会受到伤害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馈。所以，坦白而言，我们的确做了我们认为可以引起他们关注的事情。

他们是否根据我们的请求实施冻结或简单地以其他方式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不关心。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必须提醒董事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你们转发了信函来进行跟进，再次提醒董事会进一步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很高兴。说实话，ALAC 可以完全被忽视了。而 GAC 不能被忽视。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你采取了自己的措施。你知道，说实话，这要经历一段冻结期，因为这是引起关注并表明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时间段。

关于 IANA 职能移交，我们并未持任何政治主张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审核了提交的合同合作模式。我们深刻体会到，对于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而言，这实在是太复杂了。其中具有大量未经测试的新内容，比如说还没有定义通信路径。我们认为，当维持 DNS 的稳定性成为首要任务时，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措施。由于认为 ICANN 不可能成为负责的组织，并且问责制工作组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这项措施的某些部分被控制执行。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立



场和观点。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信任这种模式，并让它充分地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正在探索更简单的措施，而且需要让 ICANN 井然有序地开展 工作，这两者应齐头并进。另外，ICANN 即将进入破产时间段。

说实话，在 NomCom 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尚未为 NomCom 代表制定任何标准。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听到的。我从来不知道类似的信息。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

我们代表的是谁？我们不代表用户。我们尽量代表全球范围内的用户的需求。

不是我创立的 ICANN，所以，如果 GAC 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不会说我们所做的事情 GAC 无法做。各国政府/地区的需求通常可能与我们代表的个人用户需求观点不一致。我认为这是从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或许并不是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我知道 Cheryl 想要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CHERYL LANGDON-ORR:

我可能会对最后两个问题发表意见。

我是 Cheryl Langdon-Orr，多年前曾担任 ALAC 主席。所以，我算是这里有点历史的那类人。不用追溯得太远，去年还是 NomCom 主席，我想要针对你的最后两个问题发表意见。



首先，作为 NomCom 代表，我在想，可能你一直指的实际上是为即将任命的那些代表制定的标准，而不是为可能会在提名委员会担任职位的代表制定的执行标准。我认为，这才是不同之处。

我主张的所有内容就是派遣各个组织参与 NomCom 会议，换句话说，要求占据本次会议桌席位的提名委员会成员参与。事实上，现在我能说的就是，对于已创立多年的提名委员会应制定何种标准来适应要任命的特定职能，他们确实在进言献策。很显然，董事会现在 -- 我们将意见呈送董事会及更多机构，当然了，应考虑不同的 AC 和 SO 成员要告知我们的内容，即 NomCom 应制定除核心标准之外的何种标准的相关信息。所以，你知道的，今年我们可能需要某位擅长起草文件或进行风险评估的人，或者说是分析能力出众的人。每年都应这样。

另一方面就是与接收组织有关 -- 当然了，提名委员会应任命八位 ICANN 董事会董事，这相当重要。这在政策制定这个非常关键的领域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该委员会参与了 ccNSO 和 GNSO 的工作。稍后我会继续介绍这一点。这八位董事占其所参与的 ALAC 三分之一的席位。所以，也占人数为 15 人的一般咨询委员三分之一的席位。对于这些接收组织，我们目前也以提名委员会的身份与之联络（至少在过去几年以及今年是这样），并且专门询问特定年度他们的需求。其每年的需求均有所不同。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ccNSO 其中一年特别想要法律起草专业知识人才。所以，这在外展和评估活动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分量。不过，任何指定 NomCom 成员使用的标准在本年度和下一年度之间可以灵活变动。本年度没有采纳的标准正好可以成为下一年度要探究的标准。但是，这就是我们从众多成员中挑选出的最佳人选的机密性的本质，即我认为从



评估席上挑选出某位成员的价值，如果没有为我们寻找的标准提供建议，那么 GAC 一定可以为我们提供你认为我们需要用来约束董事会成员、ccNSO 成员、GNSO 成员以及 ALAC 成员的清楚且明确的标准。

接下来简要地探讨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相关问题以及 Allan 给出的精彩反馈意见。咨询委员会和一般会员社群的其中一项职责就是可以灵活地在 ccNSO 和 GNSO 中直接参与所有政策制定流程。如 Alan 所言，保护互联网最终用户的利益或以互联网最终用户和那些尚未连接互联网的人（即未来用户）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事实上，基本来说，我们具有影响力。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Alan 随后可以尽快向你提供一些摘要以及通过上述职能获得的非常理想的成果。例如，包括当 GNSO 审核自己的 PDP 流程时，ALAC 社群成员和一般会员社群成员就已经在这些工作组和 PDP 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其本质而言，这正是 GAC 目前不参与或无法参与的工作。谢谢！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带来的这些信息。ATRT2 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也应探索如何更早地参与这些工作，因为如果在最后阶段参与进来，事实证明成效并非那么好。我不会深入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这 -- 我们也可以从你们的操作中了解面临哪些挑战，随便提一下，我们是否还有时间进行非正式交流。

还有人要发言吗？ -- 好，Olivier，请你发言。



OLIVIER CREPIN-LEBLOND: 谢谢 Thomas，我是 Olivier Crepin-Leblond。我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长时间。不过我可以花二十分钟来闲聊，如果你们想听的话。我不会这样做，忘了我说的吧。

我说的只涉及你们针对这些敏感字符串问题提出的观点。我对今天下午稍早的时候在会议上的一项个人评论比较关注，也关注某些领域提出这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意见。如果我们确实这样分配上述域名，作为话题本身，这并不紧要，而且他们开始销售二级域名，这是我从 ICANN 处获悉的其中一个信息。不过，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流程，确实能够在六天之内停用恶意注册的域名。在这六天内，你可以从其中一个恶意域名处接收到成千上万的欺诈案例。

并且，如果注册局没有直接参与这项工作，你知道的，你则无法在六个小时之内停用域名。你需要制定一些流程来促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公益承诺似乎才真正是注册局直接参与以及注册商公平参与的一项工作，因为，注册商最终负责与终端客户端对接。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我有点担心是不是没有说清楚。我们正在解决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即信任问题，信任 DNS、ICANN、ALAC、本组织的各组结构以及域名行业。新通用顶级域名项目不仅尚未完成，而且最初的目的是销售大量的域名。如果项目开始时就以欺诈顾虑以及已分配少数域名而出名，那真的是等于离失败又跨近了一步。这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对域名行业和我们都没有益处。这就是我想讨论的一点。

另一点是解决 IANA 职能移交的问题。我认为 Alan 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不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并说“好的，我们想要这样”就可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想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在考虑这个



问题的时候，你却在思考别的事情。这真的是尝试找出一些不会被捕获的系统的情况，这些系统会长期确保域名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我真的强烈要求在座的各位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好的，我们来谈谈这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时间考虑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流程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我担心，在座多数人真的想推动这项工作快点完成。我们来谈谈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承包公司，取代美国政府及下属机构。这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除此之外，你所做的就是介绍大量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令人非常担忧的问题之一，为什么 ALAC 确实在推进其他工作。

最后，ALAC 承担保护互联网个人用户的职责。就如 Cheryl Langdon-Orr 所说，我们非常机智。所以我们可以很早就参与进来。我们已经找到自己组织的成员，在座就有很多，全球有 150 个普通用户组织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以及高等院校一起合作。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群体。一些普通用户组织甚至具有商业特征。他们真的具备耳听八方的能力。

这样，我们才能非常迅速地作出反应。事实上，我们都是互联网用户，而且我们只保护终端用户的利益。

就这些吧。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认为，你所说的内容非常有趣，尤其是职能移交事宜。

当我与其他人一起参加法兰克福会议时，针对问责制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内部监督的问题，是否设置了问责机



制，是否设置了内部问责机制等等。我的理解是，承包公司的替代性方案会成为 ICANN 范围内操作层面上的内部解决方案。

你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有些事宜我们尚未在 GAC 会议中讨论过，不过会再讨论这些事宜。深入了解你是否赞同自己支持内部解决方案的理由，或许会很有趣。

最后，我看见 Kavouss 示意要发言，不过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吧。想要谁发表意见由你决定。好。

ALAN GREENBERG:

我认为，这又是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务实的情况之一。当然了，我个人的观点时，似乎并不是多数人都想创建一个比现有机构更好的新的监督机构。

如果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 如果你看到 -- 例如，除了 ICANN 之外，还有一个监督委员会的提案，那么我们会从 ICANN 的咨询委员会和支持组织中大量挑选成员来填补监督委员会的空缺。好的，当我们 -- 如果我们可以不设立监督机构的情况下修改 ICANN 的章程来对同一变更产生影响，那么我看不到创建这样一个新机构的任何益处。

我们能否在不新建更多复杂的机构的情况下简单地完成这项工作，这的确是个问题。这些复杂的机构总是可能被捕获，可能会出现上述两个组织之间的通信路径中断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创建复杂的系统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你快速地了解并研究某个系统，然后说这个系统太复杂了，会崩溃。修复系统以确保其不会崩溃，会耗费大量的成本，而且极其复杂。当我们发射卫



星或宇宙飞船时，应双重复制和三重复制这些系统以确保他们不会发生故障。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系统更复杂，因为你不想他们崩溃。我们目前处于这样的境况，即如何才能让系统简单地运行，而不是更复杂。这不是一个系统运行，而另一个系统不运行的问题。只是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作量。

SCHNEIDER 主席：

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

Kavouss，您是不是也有话要说？

KAVOUSS ARASTEH：

是的，Thomas。非常感谢你。

我们非常幸运，因为 Alan 参加了 CCWG 和 CWG 这两个工作组的会议。他在我跟进的 CCWG 会议中自始至终都很积极。对于他在 CCWG 会议上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议案，我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不过我认为，我们应区分 CWG 和 CCWG 相关的问题。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它们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过，一个是在职能移交后处理总体问责制事宜，一个是在移交前进行问责和监督。

所以，Alan 提出的问题并不实际，不务实。或许，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指的是 CWG 相关的问题，对此，他们拟定了两个方案：外部解决方案和内部解决方案。每个方案都必须有备选方案。所以，我要澄清一下他指的是哪个议案，[音频不清晰]，针对摆在大家面前的、位于上述两个方案及其备选方案末尾的文件提出了九个或十一个问题，这一点让我很吃惊。为什么经过如此多的讨论之后，回到



备选方案来看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时，还会提出上述这些问题？

经过数月的辛苦工作之后，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机合适吗？

所以，我要澄清 Alan 所说的是指 GWC 还是 CCWG。在 CCWG 会议上，我们没有讨论出任何结论。我们今天一开始讨论的就是工作组 1 和工作组 2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正在设置会议议程。我们尚未得出任何结论。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在将发言权交给 Alan 或其他 ALAC 成员之前，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将上述两项工作联系起来，因为这两个流程肯定是独立的。但是，你们倾向于选择内部或外部机制的某些理由，它们是否可行或是监督机制，原因可能类似，至少与之相关，也是我此时在本次会议上不进行明确区分的原因。以上就是我想说的，现在有请你回答 Kavouss 针对上述问题的提问。

ALAN GREENBERG：

谢谢！对于问责制的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的问题，我已经解释过了。我所说的是 CCWG，而不是 CWG。不过，某些逻辑最终会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更简单的流程来完成工作，那么我支持。此外，我认为，ICANN 中的问责制问题已超出了 IANA 的职责范围。我认为，即使我们从未谈论过 IANA，ICANN 也需要为社群设置一些更强



大的问责制。IANA 职能转移只是我们现在开展这项工作的借口。不过，就如数年来 ATRT 作出的评论一样，要重点关注问责制。我认为，ARTT 的评论并未在 ICANN 所需的问责制上作出大的改变。如果还没解决，我希望今天能抓住机会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身份未知的发言者： 我的答案更简单。如果你们要设立上述两个机构的原因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强化问责制，这很简单。你们已经设立了这两个机构，限定了它们的成本，并为它们创建了问责制。事实上，如果你只想让其中一个机构承担更多责任，操作起来会更简单。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这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讨论。有请 Gema 发言。

GEMA CAMPILLOS: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时间吗？

SCHNEIDER 主席： 抱歉，能再说一次吗？

GEMA CAMPILLOS: 我们还有时间吗？

SCHNEIDER 主席： 这要看大家的意思。大家想要延长时间来再探讨某个建议或问题吗？



我看到有人点头表示赞同。那么，是的，我们有时间。

GEMA CAMPILLOS:

好。我了解你的立场，不过，我要问的是其他的问题。你赞同可分离性原则吗？也就是，如果在 IANA 运营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IANA 的职能可转交给其他组织吗？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提出的用来强化 ICANN 问责制的其中一项方案，即将 ICANN 变为会员组织，你是什么意见呢？该方案是否有助于强化问责制，你的意见呢？

另一个问题与之无关，就是，你如何处理 NomCom 中的机密规定？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这实际上是三个问题。**Peter**，你要问另一个问题，或者你要解答这三个问题中的其中一个吗？

PETER NETTLEFOLD:

好的，我想要去用点晚餐。或许，我会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不过，我在讨论可分离性时举手，是因为就我能看到的而言，这是大家用来表示各种不同事物的其中一个已加载的代码字，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当大家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可以表述得更清楚。你们都在 GAC 列表中看到我早些时候作出的一些评论，不过那都是几个月前的评论了，因为之后我一直在度假。根据我从 GWC 白皮书中了解到的信息，已创建的所有模式都涉及到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可分离性。就如我所读一样，他们使外部模式具备分离功



能，而内部模式具备分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明确的。如果 ICANN 运营状况糟糕，那就关闭它吧。在开始启用外部模式之处，设定有某些机制来有效地实现或完成分离。

这是一点。是预先分离，还是具有分离的可能性？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分离什么？这取决于我们是更广泛地探讨 CWG、CCWG 和 ICANN 的职能，还是只探讨 IANA 的职能。我认为，大家需要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通常探讨的是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功能，但是这些并不总是需要明确表明。

我的意见就是这些。

在 ALAC 的职能方面，我以旁观者的身份表示相当赞同。我只是没有机会进一步参与。

我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将这些内部模式纳入 ICANN 解决方案，并与其他方案一起同时正确地进行分析，这相当重要。

有关 -- 你知道，我要强调的是，这两个解决方案之间存在很多类似之处。它不是外部模式，而是一些其他的内部解决方案。实际上，许多内部模式确实都具有相同的内容，它们只是 -- 部分模式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来了解，或采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了解，不过，这些模式都同样需要关注。

是的，谢谢你，ALAC。



SCHNEIDER 主席： 谢谢你针对这三个问题发表的意见，Peter。

对于 Gema 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还有其他意见吗？

Olivier 或 Alan，你们要发言吗？

ALAN GREENBERG： 我简单发表一点意见，然后想要发言的代表接着说。在可分离性方面，我个人的意见是，应充分地给与董事会机会进行协商。如果董事会无法让 IANA 正常运营，则免除董事会，然后重新选举。任何公司都会这样做。如果你无法让公司正常运营，那么就更换领导人。

但是，还有人 --

SCHNEIDER 主席： 说实话，这听起来像足球俱乐部。

ALAN GREENBERG： 嗯，是的。

[笑声]

或者大型企业。如果企业运营不佳，那么更换领导人。

另一方面，有人似乎认为，必须找到一项措施将 IANA 的职能分离开来。所以，在我们拟定的提案和其他提案中，提出了分离措施。



我个人认为 -- 如果我是最高领导人，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分离措施。我肯定很直接地冒犯了领导层。但我不是领导人，所以我们支持可分离性原则。

在会员组织方面，提出了大量限制利益相关方的措施。会员或许是最简单的方案，但是这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也是我们可以设置问责制的其中一项措施。

关于 NomCom 的机密性，我不太确定问题是什么。我相信考量工作，你们必须对大家的个人事务进行保密。并且，我们对 NomCom 这些天来在他们使用的流程和机制方面极其开放并向我们提供状态报告这一事实表示强烈支持。

所以，我个人目前对机构合并感到很满意。我知道，Cheryl 要对此发表意见。

CHERYL LANGDON ORR:

谢谢！我是 Cheryl Langdon-Orr，为了便于记录，我再讲一下。

这些天以来，只是最近，我们要明确，上述几点是方案中出现的非常新的变化。NomCom 会议中运行的所有流程都具备公开性、明确性、透明性和负责性，并且向各社群提供了报告。当然，各社群直接从参与 NomCom 会议后返回派遣组织的人员处获得报告。这就是要探讨是否保证 GAC 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会议，以便获取这些月报告单的另一个原因。NomCom 目前开展的工作的大量细节都不需要保密。

需要保密的是个人信息。除此之外，任何内容都不是机密的。



所以，用双引号括起来，机密性会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仅在将一些可能性纳入短列表这点上，需要审核短列表。这些短列表包括从每年为 NomCom 提供建议的外部专家处听取建议，引入第三方专家、心理支持、所有访谈及发生的其他事务。我们提供上述事务的报告，但是我们明显不会深入探讨细节。发布的平衡积分卡对任何年度的 NomCom 会员都保密。当然，最终考量工作和选举也要保密。

除上述少数会员相关的决策和个人相关的特殊方案之外，NomCom 不应对其他信息保密。

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我想将发言权交给 Kavouss，因为他在举手示意，然后结束今天的会议。我想，是时候用晚餐了。

Kavouss，请发表你的看法。

KAVOUSS ARASTEH：

谢谢 Thomas。我认为，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朗。我们有两个工作组。一个是跨社群的工作组，主要负责处理问责制事宜，其本身由两个 workflow 组成。workflow 1 负责问责制事宜，要求在职能移交之前到位，或在移交后全面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还设有另一个工作组。这仍然是跨社群工作组，不过缩写不同，缩写为 CWG，负责处理域名相关的移交事宜。我们有点被弄糊涂了。这两个工作组有共有要素。目前尚未对这些共有要素正确地



进行设置。而且，这两个工作组有共有要素，其中一个工作组应将自己的要素添加到另一个工作组。

也就是 [音频不清晰]。

在成员方面，CCWG 最近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就设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和补救问题，另一个工作组负责让社群发表意见，更换董事会成员等。这些都只是流程的开始。我们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几天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文件，在会议现场发放，并发布到了网站上，以便大家展开讨论。不过，这两个工作组之间还存在一些要素，即外部和内部模式的问题，在社群提出上述四个解决方案之前，CWG 会议中也使用这个文件。两个解决方案，每个方案含两个备选方案，却对此提出了十个问题。

所以，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朗。

我仍然需要时间，需要大家针对我的观点发表意见。不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谢谢！

SCHNEIDER 主席：

谢谢 Kavouss。我认为，在座各位都同意你的观点，不过，这在文件中已明确，所以你不能划定界限。参与这两个工作组的工作时，你需要调整界限。

我认为，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这次交流会。我想，这对各位会很有帮助，至少对我是这样。嗯，是的，让我们继续保持对话，不管以何种可能的方式。请各位开拓创新，如果针对我们如何能更好地进行交流有新的建议，请告知我们。



谢谢!

[听力文稿结束]

